



借火柴

迈尤·拉西拉著

童 新 譯

借 火 柴

(苏) 尤·拉西拉著

童 新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М. Лассила

За спичками. Воскресший из мертвых

本書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年俄文譯本轉譯

借 火 柴

[芬]迈尤·拉西拉著

童 新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782

开本850×1156 耗1/32 印張12 1/16 插頁13 字數263,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价(6) 1.40 元

內 容 提 要

借火柴和復活是芬兰革命作家拉西拉的两个中篇小说，还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

借火柴是拉西拉的代表作，这个中篇描写了当时农村生活，暴露了以富农瓦塔涅为代表的私有者那种见钱眼开、利欲熏心的特点。瓦塔涅之流认为恋爱和结婚是纯粹经济上的事情，并不包含任何其他的感情和考虑。因此，当他碰见房产众多的凱撒时，便马上抛弃原来的未婚妻，开始向凱撒求婚。

復活描写的是流氓汉琼尼的冒险故事。琼尼中彩二千马克，就此大作投机，为了暴利而进行各种冒险，结果弄得身败名裂，以至于被迫出卖自己的棺材，自己的姓名，甚至是自己死后的肉体。故事形象化地体现了一个真理：金融贵族只不过是敲詐勒索的流氓在资产阶级社会上的转化罢了。

迈尤·拉西拉

迈尤·拉西拉是芬兰一位天才作家的笔名，他也用伊尔馬里·兰塔馬拉和依·依·瓦塔涅的名字发表作品。在很长时期內，人們都摸不透这三个笔名的底細。大家以为这是三个作家，并且因为迈尤是个女人名字，所以認為第一个笔名是属于一个女作家的。

这位作家的本名是阿尔哥特·捷佳維涅一翁托拉，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艺作品。

資产階級文艺学不大愿意研究拉西拉一兰塔馬拉一瓦塔涅的作品的特性以及他本人的生平。这位作家由于提倡民主主义，号召革命，并且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芬兰革命，所以不大能为資产階級讀者所接受。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資产階級文艺学对拉西拉的作品一向兴趣不大。苏联文艺学把研究拉西拉的作品看做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

*

*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在西卡累利阿（托赫瑪亚尔維教区），芬兰农民捷佳維涅的家庭里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尔哥特。这个人家很穷，所以这孩子从小就过着貧苦的生活，在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貧农翁托拉以后，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阿尔哥特在初等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績很好，他想繼續求学，但是由于家庭貧困，需要他自己謀生，所以这个男孩只好給人当

雇工。他尝到了一切艰难困苦和挨打受餓的滋味。然而他的求知欲战胜了所有的障碍。阿尔哥特一边当雇工，一边貪婪地讀了許多書，到了一八八七年，他靠了一位当地教师的帮助，終于进入索尔塔瓦尔师范学校求学。

这位未来的作家在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当国民学校教师。直到一八九八年为止，他一直在西卡累利阿各州担任这个职务，同时繼續自修。我們只要列举出拉西拉几乎全用自修方式学会的各种語言（俄語、德語、法語、英語、意大利語、瑞典語、拉丁語），就可以証明他在研究學問方面具有多大才能和多么堅韌的精神，以及他有多么高的文化程度了。后来，拉西拉还研究过漢語和日語。

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四年，这位未来的作家旅居彼得堡，后来在他那第一部自傳体的长篇小說哈尔哈馬里，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生活。

关于拉西拉在彼得堡的生活情况，我們虽然不大知道，但是毫无疑問，他在俄国首都度过的这几年，对于这位作家、革命家兼民主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形成，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决不象资产阶级文学研究家所臆测的那样，这几年是在經營商业，进行投机倒把。

拉西拉来到彼得堡，正是俄国革命运动高漲的时期，正是工人群众阶级覺悟提高的时期。一八九五年，列宁把所有一切馬克思主义工人小組統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再早一些，在一九〇〇年，列宁的火星报开始出版。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結合在一起了。

俄国第一次革命正在准备中。

拉西拉在彼得堡遇到了革命前的这些事件。这位未来的作

家不能够对社会政治斗争的问题漠不关心，不能够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置身事外。

关于这位作家在彼得堡的一段生活，他那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哈尔哈馬提供的材料最多。从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位作家当时非常靠近俄国的革命运动，同情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拉西拉在彼得堡的朋友们，一提起他，都认为他是一位经常与贫民来往的热情的革命家，他参加过许多秘密会议。不过，拉西拉当时显然没有与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关系，所以受到恐怖主义者思想的影响。列宁在评论恐怖主义者的策略时指出，那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有害的斗争方式。列宁说：“俄国的恐怖手段，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斗争方式。尽管有人对我们说恐怖手段如何如何重要，说它不是代替人民运动，而是与人民运动联成一气的，可是事实却不容置辩地证明：我国的个人政治暗杀是与人民革命的武装夺取政权行动毫无共同之处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群众运动只可能是工人阶级的运动。”①

拉西拉当时的思想还不能达到这样批判恐怖手段的水平，因此他被卷入了当时的暗杀行为。恐怖主义者要他参加暗杀沙皇内务大臣封·普列夫，所以在进行这次暗杀的时候他也在场。

不管拉西拉在这几年怎样误入歧途，但是俄国的事件终于使他相信：他应该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

一九〇四年，拉西拉回到芬兰，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哈尔哈馬，书中有很多篇幅是描写俄国的事件的。

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之后，他以几个不同的笔名，陆续发表了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6—7页。

許多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劇本。這位作家在十年期間寫了三十來部文藝作品，表現出非凡的天才和驚人的工作能力。這位作家所寫的作品，都充滿了對人民的熱愛以及那種深刻的理解：資本主義制度使人民陷入暗無天日的貧困和被壓迫的境地。這位作家從他最初的幾部作品起，就提出必須同資產階級社會鬥爭的問題，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普通老百姓必然遭遇到最悲慘的命運。

拉西拉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強烈地揭穿資產階級政黨的眞面目。他列舉事實，指出姓名，預先警告大家不要信任那些資產階級活動家，他們一邊應許人民種種福利，而在內部却公開說他們的任務就是“哄騙人民”（拉西拉引用一個資產階級領袖公開承認的話這樣說）。

拉西拉的文章流露出憤怒、憎恨和痛苦的心情。他憤懣地說，他自己曾經受過資產階級甜言蜜語的欺騙，一度投靠資產階級陣營。但是這位作家正因為熟知資產階級活動家的策略，熟悉那些活動家，所以才永遠離開了他們。拉西拉確信解放人民是人民自己的任務。他後來的一切政治活動和政論文章，都是為了向被壓迫者灌輸這個信念。

一九一八年，芬蘭的無產階級效仿俄國無產階級的榜樣，為爭取自由而開始武裝鬥爭。在將近芬蘭革命的時候，拉西拉就認識到群眾革命鬥爭的必要性，他一方面公開說出這種見解，一方面親身參加芬蘭革命，成為其中重要的一員。他在工人報工作的时候，就利用該報作為論壇，号召人民起義和武裝鬥爭。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拉西拉在工人報上發表前進一文，其中寫道：

“面對着武裝壓迫者，我們必須決定：或者帶上手銬，或者扛

起枪杆。于是拿起步枪来了。广大的奴隶群众所以扛起枪杆，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

前进！

再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或者向压迫者屈服，葬送自己的自由，要不就得向前走，把身上的锁链扔进坟墓。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因此就必须说：前进！

前进，只有向前进！”

芬兰的反动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家的帮助下，镇压了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芬兰的反动派长期站稳了脚步。接着他们不断地进行逮捕和杀害。在芬兰的这个黑暗时期里，芬兰人民的许多优秀的儿子都牺牲了。

迈尤·拉西拉也是牺牲者之一。反动派逮捕了他，把他关进牢狱，预备枪决。他们决定在圣塔哈明岛执行死刑，把被判处死刑的人用轮船送往该岛。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迈尤·拉西拉也跟其他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同押往该岛。但是刽子手们等不及轮船靠岸，就枪杀了这位勇敢无畏地捍卫芬兰人民利益的天才作家。

*

- *

*

这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于一九〇九年出版，署名伊尔马里·兰塔马拉，谁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这是一部包括六卷的巨著，前三卷题为哈尔哈马，后三卷题为马尔特瓦。这部长篇小说可以叫做寻求的小说，因为它证明作者无论在思想方面或艺术方面都还没有成熟。这位作家想在一部作品里解决他所苦恼的一切问题：社会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等等。因此，这部小说里有许多象征意义，里面甚至有神秘主义，作者往往从唯物主义信念转向哲学的唯心主义。他试图把阶级斗争解

釋為善與惡的永恒鬥爭。書中的主人公所以叫做哈爾哈馬（即“迷路者”的意思），這並不是偶然的。

這部小說中儘管包含着這一切矛盾，卻還是有許多有趣而重要的東西。小說的主人公哈爾哈馬是一個反抗者；他為了追求真理和正義，與當時的社會展開了鬥爭。這部小說的頭半部描寫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的俄國和彼得堡，尤其有趣。主人公看到世界分裂成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他熟悉這兩個階級的人；在小說中，這兩個階級的生活條件成為鮮明的對比。

哈爾哈馬參觀一家工廠，了解到工人們的勞動生活。他們在悶熱、骯髒而黑暗的廠房裡進行令人難以置信的繁重勞動，根本談不到什麼勞動保護：在主人公參觀的時候工廠裡就發生了事故，灼熱的鋼水流到工人身上，使他們變成可怕的热肉醬。工人下班以後，也過着毫無樂趣的生活。哈爾哈馬走進極窮苦的地下室和小屋，工人家屬住在那裡，經常挨餓，孩子們餓得渾身浮腫，少女為了尋求糊口之資，不得不到街頭賣笑。在這部小說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景，一幕比一幕可怕。

作者把這個充滿殘酷剝削、貧困和飢餓的、殘忍、野蠻而又厚顏無恥的世界，叫做“鬼域”。

這位作家揭示了勞動者所以陷入這種境地的原因。他寫道：“為什麼勞動者的家屬會餓死呢？為什麼他們害着傷寒病，象牛馬一樣，睡在稻草和泥濘裡，房子里冷冰冰的，既沒人幫助，也沒人照料呢？難道是因為他們的勞動不夠給自己建立正常的生活條件嗎？不，他們的勞動是綽綽有餘的。他們所以疲憊不堪，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果實，他們所種的莊稼，都被別人搶走了。”這位作家通過小說中一個主人公的口問道：“我們容許那

些游手好閑的人搶走我們掙來的面包，而逼着餓得要死的妻子用女兒出賣貞操的錢去買面包，這樣做是對的嗎？這是公道的嗎？你們回答！”工人們齊聲回答：“不！”

在這部小說里，作者公開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同剝削制度鬥爭。小說中的主人公同地下工作人員發生聯繫，積極參加鬥爭：他寫傳單，發表演說。他對人民說：“你們是唯一有充分權利的主人。你們從事着最繁重的勞動，因此，這種勞動的報酬也應該屬於你們……窮人起來打倒有錢人的壓迫吧！”他對農民說：“難道這土地是富人創造的嗎？難道這水是他們創造的嗎？為什麼這一切要屬於他們呢？為什麼他們什麼也不干、過快樂日子，而你們起早摸黑地干活，還要挨餓受凍呢？要打倒有錢人，把政權拿到自己手里。”

這部小說還描寫人民革命運動的日益增長：工人罷工，農民起義，為實現唯一的“正確信仰”——社會主義，而與壓迫者進行鬥爭。國際歌的幾行歌詞在小說里號召人心地響着。

哈爾哈馬在地下組織中與彼得堡工人尼古拉接近，這個形象特別耐人尋味。尼古拉是已經起來鬥爭而且無疑會取得勝利的那種力量的化身。他確切地認清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和推翻這種制度的必要性。尼古拉宣布說：“一切財富都應該屬於人民，因為人民用勞動創造了財富！打倒奴隸主——剝削者的政權！打破奴隸制度的枷鎖！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他向工人們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質，描繪未來的社會主義俄國的情況，那里將不會有不平等，不會有壓迫，“婦女翻身以後，將和得到自由的男人并肩前進”。在這未來的俄國，文化一定會繁榮，它的地底下將要發現空前未有的財富。民族糾紛將由建築在自由上面的各民族兄弟般的團結來代替。尼古拉說：“未來的俄國

將用自由來吸引各民族。奴隶希望主人死掉并且鋸斷自己身上的鎖鏈，但是自由這個鎖鏈却不會叫任何人苦惱……俄國一旦在自己的大家庭內宣布完全自由，使參加這個大家庭的各個民族享有內部的自主，那麼它就成為不可分割的了……這個未來俄國的兒子要走在自由和人道主義理想的最前列，他們要把其他民族也從鎖鏈下解放出來……俄國的自由和兄弟般的團結的光亮，將以艷陽天的玫瑰色光輝照耀整個世界。它將號召越來越多的人參加俄國大家庭的宴會……誰也摧毀不了這個俄國的强大力量。這個大家庭要在國際事務中說出最有決定性的話。”

哈爾哈馬听着尼古拉的話，心里想道：“我是芬蘭人民的兒子，如果能在俄國的大家庭中，在俄國旗幟的保護下，與其他各民族并肩前進，那該令人多么驕傲啊。”

*

*

*

拉西拉在以後的創作中仍然保持社會政治的題材，一邊竭力克服藝術風格中的非現實主義成分。他寫了許多中篇小說，再三描寫人民的命運。他的創作主要以農村為題材，這是芬蘭經濟以農業為主所決定的，不過，在他的中篇小說里，城市及其資本主義制度也得到了反映。

拉西拉的許多中篇小說描寫資本主義滲入農村的後果，在農村中，資本主義使階級分化加劇，使農民中最貧苦的部分完全破產。中篇小說一籌莫展的人們（一九一三年），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書中主人公奧利·瓦里斯老漢和他的妻子瑪麗，都是貧農。四十年前，他們向富農胡卡（芬蘭語是狼的意思）租了一小塊地，他們清除了這塊地的樹根，經過翻耕，播上種子，另外還蓋了一所小房子。他們雖然終年不停地勞動，結果還是過着暗無天日的貧困生活。四十年過去了，奧利和瑪麗都已老態

龙鍾，而胡卡却要收地，把他們攆走。資本主义关系渗入农村之后，不仅使貧农破产，就是胡卡所属的中間阶层的农民也破了产。小鋪老板票蕭和狡猾的企业家薩武闊（意思是水獺）就是向农村撒下罗网的新人物。胡卡为了避免自己破产，就靠損害依賴他的貧农的利益来挽救；奧利和瑪麗成了牺牲品，胡卡把他們种的那块地卖給了狡猾的薩武闊。这个新地主需要用空地皮，老夫妇的那所小房就只好拆毀。这篇小說的最后几頁写得非常悲慘。奧利进城去，指望找到失踪的女儿，得到她的帮助，而这时候瑪麗却孤孤单单地死去了。奧利回来之后，只是一个人去埋葬她，这当儿人家把小房拆掉，給新地主騰出地皮。

这位作家強調指出，奧利和瑪麗的命运决不是稀罕現象，这样的穷人农村里不知有几千几万。他們死了，他們的子女跑到設着工厂和妓院的城市里去，在那边他們不但肉体遭到摧殘，道德也被敗坏了。

象奧利和瑪麗这样的人，不知道救助自己的方法。这篇小說里有一段叙述表现出这种特征。这段叙述奧利去找胡卡，指望能求得緩期。他在一个滿天阴霾的日子走出家門，当时只有一个生物——大鷗划破这无边无际的灰幕。这个鳥孤伶伶地在阴霾中飞翔，它的前面还是同样的阴霾。奧利望着大鷗，想到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一片灰色的阴霾：“你在阴霾中走呀走的，可是这片阴霾越来越灰暗，越来越濃，临末了变成漆黑一片。”奧利悲伤而逆来順受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这种逆来順受激恼了作者。中篇小說的题目——一筹莫展的人們，就包含着譴責的意味。主人公的名字瓦里斯（烏鴉的意思）也表示着这种譴責。此外，中篇小說的最末一句更直截了当地把这种譴責說出来：“唉，你們这些一筹莫展的人，你們只等待上面来回答和幫助！”

这位作家在同样以农民破产为题材的另一个中篇小说倒楣之家(一九一七年)里,描写了另一种对待自己命运的态度榜样。这部中篇小说叙述拉烏柯庄园的佃农起义,这是在一九〇五年发生的真实事件。把自己的土地租给贫苦佃农的地主,估量把土地卖给林业商更为有利。因此,地主就要求佃农搬走,可是佃农没有听从,他们举行起义,焚毁了庄园,杀死了迫害者们。拉西拉对农民的这种举动显然是同情的,可是他也认识到单独暴动是不够的。领导农民起义的罗烏尼“认识到农村中手无寸铁的微薄力量现在是不够的”,于是“展开大规模的活动。他派人到偏僻的村庄,去发动那边的老百姓起来支援。罗烏尼给自己描绘普遍的起义,这回起义先在各地暴发,然后越来越广地扩展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可惜,中篇小说的这个主题没有十分明确地贯彻到底,罗烏尼的悲惨的家庭冲突的虚伪的、罗曼蒂克的故事遮掩了这个主题。不过,作家在他的创作中没有能够十分明显和始终一贯地表达出来的一切,他却用自己献给争取自由的事业的生命来补足了。

*

*

*

这里刊印的借火柴和复活两个中篇小说,向读者介绍了这位芬兰作家的创作的另一面。这类幽默作品,作者都是用迈尤·拉西拉的笔名发表的。但是这两个中篇小说,正如另外几篇初看起来好象纯幽默的作品一样,如果仔细玩味的話,却变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辛辣讽刺。

中篇小说借火柴(一九一三年)描写的是里別利教区居民的生活、习俗和性格。拉西拉极好地表现了“乡村生活的愚昧”(馬克思語)、目光短淺、閉塞和停滯。乡村里没有活跃的生活,从来不发生什么事件,因而任何一点小事,任何一点儿事件的迹象,

立刻就会得到响应，被不可思議地夸大起来。农民安基·伊哈拉涅家里的火柴用光了，他到邻村秀伐利涅家去借火柴。这么一件小事，就足够成为中篇小说的情节的开端。

这些乡村居民的生活是那样枯燥和单调，所以他们一听到最荒诞无稽的情况，只要可能用某些事件来充实他们的生活，打破单调的气氛，他们就死抓住不放。他们任意胡思乱想，虚构荒唐的事件，然后又天真地相信自己的臆造。安基·伊哈拉涅和尤希·瓦塔涅喝醉了酒，对别人信口说他们要到美国去，这个谣言立刻传遍了全教区，并且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挂上了越来越多的详情细节。这小说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建筑在这个上面的。

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些私有者，雇主和干小本经纪的，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他们在田庄里孤独地生活，热心维护自己的财产。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努力巩固自己的财产，扩大自己的家业。这就是具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养成的生活习惯的乡村。作者把这样的乡村作为他讽刺的对象。

这部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只以极原始的经济利益支配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他们认为恋爱和结婚是纯粹经济上的事情，并不包含任何其他的感情和考虑。他们认为做媒也是一种商业活动。

尤希·瓦塔涅向秀伐利涅的女儿求婚，在她允婚之后，就坐车进城去给未婚妻购买彩礼。但是他在城里碰见了凯撒·卡尔胡塔尔，他在心里把凯撒的房产价值同秀伐利涅女儿的嫁妆比较一下，马上甩掉原来的未婚妻，开始向凯撒求婚。

另一个向凯撒求婚的巴尔塔涅，也是事先打听好她的房产价值，然后才向她求婚的。至于凯撒本人的选择，则取决于下面

的考虑：瓦塔涅有十五头乳牛和一些良好的牧场，而巴尔塔涅却只有十头乳牛，牧场上又尽是石头。

訛傳伊哈拉涅淹死以后，他的老婆安娜—莉查立即改嫁裁縫塔赫沃·柯諾涅。安娜—莉查年輕的時候，曾經拒絕塔赫沃·柯諾涅的求婚，而選擇了伊哈拉涅，因為伊哈拉涅雖然長着極丑陋的大鼻子，可是家業很厚。塔赫沃·柯諾涅要娶安娜—莉查之前，也沒忘記預先打听一下她家的經濟狀況。還沒等結婚，塔赫沃就把“亡故的”安基的褲子改小一些，穿在自己身上。等安基突然回來，因而駁倒了他遷居國外和死亡的流言以後，他又容容易易、幾乎毫無痛苦地恢復了他和安娜—莉查的夫妻關係，而塔赫沃也同樣毫不費力地找到了新的未婚妻——被尤希·瓦塔涅拋棄的秀伐利涅的女兒。

在想到未來的家庭的時候，無論男方或是女方，都一定要考慮一下對方乳牛的產乳量，豬的數目，牧場的好壞，甚至亡故的妻子或丈夫留下多少裙子或幾條褲子。譬如，凱撒弄清楚尤希除幾口豬以外，還有十四條裙子，其中有一條是綢子的，一條是薄紗料子的，她馬上就決定嫁給瓦塔涅了。尤希得知凱撒的亡夫留下一條上等呢料褲子，也非常高興。

這部中篇小說給人的印象是：男主人公要娶的是房子，女主人公要嫁的是牛奶。他們起初選中一個未婚妻，及至碰上另一個更有錢的，就甩掉前者，而要後者了。這部中篇小說的人物對待財產的態度很象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不認人，不講人格的，他們的眼睛里只有物質的價值。這些人物的心理是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這些人物的眼光中，主人公個人的品質本身是毫無價值的。主人公每逢要顯示他的某些仿佛是個人的優點，總是提起自己的財產，搬出自己祖先和親戚（他們也是以這些美德

見稱的)，來作為證明，這並不是偶然的。例如瓦塔涅，他想着重表示自己的謙遜，就搬出自己有錢的祖宗三代，說他們也有這種美德。

在描寫人物的守舊心理和私有者的意圖的時候，拉西拉運用對話來作為主要的藝術手段。作者非常廣泛地運用對話，而且非常得心應手。他用對話代替描寫、直接評述和說明，他的對話具有無窮的表現力和社会傾向，多種多樣地表征出人物本身，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習慣，他們的全部生活方式。說出這些對話的人物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這部中篇小說中的對話幾乎沒有內在活動，它仿佛總在原地踏步。人物總是把已經說過的話拾起來再說，用各種方式來重複，例如：

“‘他一穿上伊哈拉涅的這條褲子，馬上就要成為安娜—莉查的合法丈夫了。’（這是搬運夫們在談論塔赫沃·柯諾涅。——本文作者注。）

‘可不是，褲子必須往小里改一改！’第二個回答說。第三個嘴里叨着烟斗，用低沉的嗓子說：

‘褲子嘛……得往小里改一改！’

‘不改哪行啊？’麥雅—莉查插嘴說。”等等。

這種對話的所以耐人尋味，不僅在於詳細說明和重複一個念頭的那種習慣，而且還因為它暴露了資產階級心理的特徵：財物支配着人。新的追求者，不論他是塔赫沃·柯諾涅或別的什麼人，只要穿上安娜—莉查前夫的褲子，就能取得丈夫的地位。我們不妨說得遠一些，譬如在復活這部中篇小說里，我們也能碰到同樣的現象：流浪漢琼尼戴上商務參事隆堡的大禮帽，穿上他的燕尾服以後，周圍的人就把他當成這個百萬富翁了。